

書義矜式

三

書義於式卷之五

周書



召誥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烝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六休

大臣勉君以宅中圖治無非所以為天人計也蓋王者天人之主所以繼天而出治者也故召公告成王以紹上帝服土中為居洛之先務也而中者周公之言以實之末以其効期之其丁寧反覆之意至深切矣夫紹上帝所以承乎天服土中所以治乎人洛邑初政二者而已周公營洛之初嘗謂作此大邑自是可以配天烝祀自是可以宅中

治民其素定之謀固已如此王能如是則豈惟無負周公之所屬望亦且上可以保天命而下可以福斯民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召誥之書云云天生民而不能自治立之君以治之君也者所以繼天立極而代天理物者也故建邦設都以亂民者所以奉天道克相上帝者在於綏四方不如是則俯有愧於民而仰有負於天矣其何以居天人之間哉洛邑告成之王始政於天下元子於四方為新辟天秩天叙自茂而惇庸天命天討自我而刑賞任大責重有不可諉之於他人者是意也豈惟召公言之於宅洛之日在周公已言之於作洛之先矣蓋作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君臣之間其所以深謀遠慮者果何如也蓋洛者天地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四方朝聘貢賦之道均而遠近勞逸之費等今王遠在鎬京而即宗周去西土而即宅東土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

詹有何粵詹洛伊豈徒曰據要會以觀方來都形勢以制六合所以定鼎郊廓而卜世卜年者正惟畏天命而悲人窮殆將以是惟稱秩元祀發政施仁之本也故自是而對越上帝享咨神祇則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可以達此精誠之德而無愧自是而宅中圖治則惇典庸禮命德討罪而惟新之政可以放諸四海而無不準蓋其配天絜祀即所謂紹上帝自時中又即所謂服土中召公今日之所言即周公前日之所告者也雖然此特言其事之當然者耳未及其効也夫能紹上帝則天命之在我者一成而不變而上可以得乎天是即配天絜祀之効也能自服土中則能咸和小民以爲今日之休而下可以安乎民是即自時中又之効也克綏先王之祿而永底烝民之生其皆在於此乎周公之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又曰其目時中又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其言非不深切著明而

召公之誥又且反覆而懇至懼其信之不篤又且申以同列之言慮其行之不力而期以必然之効一篇之中於天命民心屢致意焉而究其終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大臣之於國家長謀遠慮蓋如此以成王之賢而又有周召爲之左右此其所以能爲成周建無窮之基也哉

王先服殷御士比介于我有周御士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相觀而善者君之所以善其臣修己以敬者君之所以敬其身蓋君者臣之主始而以臣率臣者君也終而敬身以率臣者亦君也豈有敬身之不至而足以善其臣者哉是故召公告成王以服御士不徒曰馬牛節性而已而首曰王者蓋欲成王以善臣爲己責也不徒曰敬作所以敬德而已而復曰王若之敬身爲己任也無他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是之謂乎

洛誥

仲來德殷乃命寧予以拒鬯一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賢君因頑民之戒而尽其敬于大臣大臣舉明禋之賜而伸其敬於前聖不以常人之禮而待夫聖臣賢王之敬其臣者然也不敢受非常之禮而必以致之前聖之臣之敬其君者然也使聖人而遽以神明之禮自居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周公治洛功成之王使人至洛教戒庶殷就致綏寧之命而其為禮也有拒鬯一卣焉曰明禋曰拜手稽首休享則其所以待周公者不以君臣之分而以神明之禮矣而周公不敢偃然受其禮也則禋于文王則禋于武王率成王之賜而伸其敬於前聖則君臣兩尽其道矣吁

書式五

此其所以為周公也故云云嘗謂君之所以待臣之所以事君各尽其敬而已不以非常之禮待非常之功非所以敬大臣也自居以非常之功而安受非常之禮非所以敬其君也成王之於周公不敢輕其禮而待之以神明周公之於成王不敢受其禮而致之於文武其此之謂乎周公之意若曰甚哉王之待我其敬也惟彼殷民密迓王室而恐其猶未式厥訓者焉席寵惟旧而慮其死不驕淫誇者焉因使者之來致戒飭之命因以綏寧于我而有拒鬯一卣之賜拒者何一稗二米和氣之所生也鬯者何鬱金香草合秬黍以為酒也成盃之以二中尊焉豈非宗廟之祭而用之以裸者乎禮莫重於裸而其致之之辭則曰此明潔而禋祭之酒今王拜手稽首致其休美以享公則其待我也蓋待以神明之禮而不復拘之以君臣之分矣雖然待我以非常之禮者人君之道也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雖曰朝廷之制有大賓客以享之之禮而莫異於祭然我
之自視猶常人也鉅鬯二卣以致其明禋拜手稽首以言
其休享果何爲而施於我耶祭有三宿之禮謂進爵於神
也而在我則有所不敢當者矣却人君之賜則為不恭受
神明之禮則為有嫌於此死以死之思昔穆考文王於昭
于天固洋洋乎其如在也越乃昭考武王以孝以享在我
後人之所不敢忘也以王之禋我者而禋于文王武王則
於義安而於理當矣非惟死愧於今王亦庶幾其死愧於
前聖矣非周公其能處之得宜如是耶嘗觀周公之宅洛
也以天事言則洛者天地之中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之
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欲其君紹上帝而
服土中也又不但如是而已以距妹邦為近懲三監之難
遷殷頑民於是作土都以鎮服姦雄之心則周公之功宗
廟萬世之功也有非常之功則宜有非常之禮今而因有

書五十五

必殷之使則其受明禋休享非過也有大美而不居周公
之聖何可及耶抑周公之禋于文王武王非有他也期成
王以惠篤叙萬年厭于乃德而已公之心果有頃刻而忘
其忠愛者乎

其大慍與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厚文獻以為化今傳後之本則可宅中土而致治定功成
之効矣此周公之告成王不惟勉之以為治之要而且期
之以致治之効也昔者成王遷洛邑周公欲其大厚於典
章及殷之賢者使治為新辟足以觀視於四方作周恭先
足以垂憲於後世則欲為化今傳後之計者將不在於大
厚其文獻乎且凡若此者非有他也亦曰其自是宅中以
圖治使万邦咸底於休美而王遂有其成功則功成治定
之効豈不在於宅中圖治之初乎勉之期之周公之忠愛

至矣夫人君之為治要不可以自用也所以出治必有其德所以輔治必有其人廢而自用則其治為無足勸棄賢人而不親則其恭為無足法夫如是則一鄉且不治况能有以及天下乎率由舊章固致治之所先而以貴下賤亦為治之所急且成王之治洛非獨以化毀民也將以化天下也然毀民判服乃天下治亂之所關而治定功成之所由係使治不有其道則万邦安得以蒙其休而王以安能以有其績宅中圖治之功不謹之於初不可也且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凡典籍所紀何莫非王道也殷士膚敏侯服于周凡獻臣百宗工何莫非賢况三代以來禮樂文物至于周大備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成王其可不加厚其典章乎殷之賢者毀民素所取信而視為超向者也迪簡在庭有服在大僚則設治而天下亦治矣成王其可不加厚殷也賢人乎誠如是也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有以聳動四方

之觀聽而為新辟尊賢使能用上敬下有以為後世之所取法而作恭先焉夫治為新辟而必使天下無可議作周恭先而必使後世莫能加周公豈遇望於成王哉蓋知其任大責重而將以無窮期之也夫豈定鼎于洛豈獨以承天地冲和三氣蓋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苟知文獻二者為致治之大要有以為新辟而作恭先則自是以宅中圖万民雖廣必使化行俗美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後已焉成功雖難必思長治久安無一事不底其成效而後止焉然而博施濟眾聖人所病靡不有初鮮克終魏二其有成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自非斬仁摩義使德教淪肌而浹髓夙興夜寐使政治綱舉而目張又奚足以及此哉老臣之輔幼主所以不徒勉其作興於一時必要其成功於悠久也抑周公固能輔其君矣而成王實能懋昭周公之訓也周官一篇一則曰享古入官二則曰其爾典章作之

師則厚於典章可以知微子象賢而封之於宋則厚於賢者可見矣卒至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則万邦之咸休可知鳧鷖既醉之盛刑措不用之風見頌於當時垂輝於後世其有成績也又可見成王可謂能無負周公之訓矣周公賢臣成王賢君蓋兩得之

多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因不配天其澤

前代聖賢之相繼也既脩己以敬乎神尤体天而恤乎民盖君臣者天之所命以為神民之主者也在昔有殷自成湯以至于帝乙莫不明其德而無所昧敬乎神而不敢慢脩己事神亦既至矣故天大建殷國而保乂之殷之先王亦体上天建立之心罔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焉

書式五

六

然則有商之盛非聖賢之相繼者能之乎云云嘗讀伊尹書而至於天位艱哉之語而後知君之所以為君也幽則有神也明則有人也上則有天也自非至誠之感神代天而理物者其何能膺天眷之降而安天位之尊哉是故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此天之所以與舜也弗克奮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此天之所以棄桀也夫天命之無常如此則人君受天之命而為神民之主宜若之何哉亦曰明吾之德焉而已耳商之興也豈偶然之故哉觀其自成湯至于太戊世虽不同也而所以明其德者則不以先後而有殊由祖乙至于帝乙時雖有異也而所以恤祀者則不以聖賢而有間德之謂之明則必能去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正也祀而謂之恤則必能有孚顯若而必不敢度思而矧敢射思也殷王之明德恤祀也如此亦惟上天仁愛有殷之君扶持而全安之不容

釋於殷焉殷之先王所以受天命也如此其何不以上天之心為心而負其所托哉是故傳五典庸五禮則一本於天理之公章五服用五刑則一循乎天理之正惟知順天之心而已寧復有倒行逆施之事乎惟知順帝之則而已寧復有反道背德之事乎是宜膏澤之下於民庶者不啻若雨露之沾濡而疲癯殘疾者皆得以安其生也恩愛之加乎四海者不啻若日月之照臨而鰥寡孤獨者各得以遂其養也然則有殷之所以長治久安者非賢聖之君六七作其能如是乎嘗因是而論之武王之告康叔也既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矣周公之告多方也亦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焉則夫有商盛時其德業之盛而明君之多也固可知其固天命而結民心也又可見桀何後王不明于德弗敬上天以至遺厥先宗廟非祀而商業遂以不繼嗚呼以六七聖賢之君維持之而不足以一獨夫之嗣覆亡之而有餘人有常言創業難守成亦不易誠哉是言也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弇格于上帝

聖賢之輔君各因其德而極其功也蓋治功之成不惟人臣之德有淺深之不同亦以人君之德有聖賢之或異也昔者伊尹之輔成湯以聖輔聖也其輔太甲以聖輔賢也伊陟臣弇之佐太戊以賢輔賢以聖臣而輔聖君則其治化與天无間故曰格于皇天以賢臣而輔賢君則其治化克厭天心故曰格于上帝於湯言受命者勦業之主也於太甲言保衡者所以安天下於治平也云見於君奭之

書自其徧覆者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者謂之帝然天不可以形體求也君德而能徧覆四海則可以格于天矣帝不可以影響求也君心而能主宰萬物則可以格于帝矣天之所以為天帝之所以為帝其參贊之者在乎君廣大足以配天威福足以叶帝其輔相之者在乎臣以聖君而遇聖臣其治化固不可及矣以賢君而遇聖賢之臣則亦可以无愧也此申命用休所以必本於輔弼之直而勅天時幾者必需於股肱之善以是知天也帝也率不外乎君聖也賢也率不外乎臣人君之任固重而人臣之職亦不可以易視也夫受天明命成湯所以聖也而當是時則有伊尹以相之允德叶于下太甲所以賢也而當是時則有阿衡以佐之循政明理太戊所以為賢君也而當是時則有伊陟臣扈以輔之君之與臣咸有一德則包含徧覆无不周遍所以能格于皇天也臣之與君或桐宮而終

言言五

德或桑穀而弭祥則陽舒陰慘无不適定所以能格于上帝也格于皇天所以配天德而无尚格于上帝所以合天心而弗違謂之无尚則以已之德契天之德而体用一原顯微一致凡日月星辰風霆霜露皆至教之攸寓謂之弗違則以已之心奉天之心而動靜无違表裏交正凡寒暑晦明生殺榮悴皆至化之所行此君之格于天帝之道不能无淺深之異而臣之輔其賢聖之君不能无輕重之分也是故天之感通而有淺深之異者非天有私於湯也伊陟臣扈固不若伊尹也伊尹輔君而有輕重之分者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也伊尹固不若湯之聖故也論至於此則天之所以昭格臣人所以輔相一視其君之聖賢而已抑嘗論之伊尹保舉人稱者稱名於成湯之時者理之本然也率官於下於長治久安也伊陟之賢雖

不可考然既爲伊尹之繼子則其德之出於家孝者可知矣臣竊之賢雖不可聞然觀其與伊陟而並稱則其德之同於伊陟者可知矣古之人臣其輔君之績如此周公之告召公而以我聞在昔發之其所以責任之者豈不明以徵乎昔武王之命康叔亦曰汝丕遠惟商者成人而文王之詩亦曰儀監于殷皆此意也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祗德又用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筮罔不是字

職列於內外而德之同者無所間誠叶于上下而事之率者無所疑夫內外大小之臣交相用德以維持天下則貫通浹洽之既久而民罔不信肯也是以內之百姓與夫王臣之微者莫不秉持而用之其君焉曰罔不曰成則人臣莫不用德固已洋溢浹洽於天下矣一人有事于四方又豈不如龜筮之卜筮而相與敬信之乎無他有翕然用德

書式五

之効則有隱然乎契之心殷之盛時然也云云嘗謂天下

之所以敬信其上者固在於有事之時而實在於無事之日於有事之時惟有以驗其誠敬之心於無事之時必有以盡其維持固然之道惟夫內外無間大小如一渾、乎相與於道德之中而後維持固然有可言者然分職受任不爲不多建侯樹屏亦爲不少苟有一人之非德焉則其所施於天下者必不能純全而無間矣一旦有事之際天安有潛孚默契之妙哉夫百官之著姓王臣之卑微此皆在內之官而職有大小之異者也秉持其德而操守不失慮恤以德而謀慮之不遺合大小罔不然也小臣之布列侯甸之分職任此皆在外之官而職有大小之要者也奔走服役莫敢不違惟德是祗治其君事謂威莫不然也內之用德者既如此外之用德者又如彼自大及小罔不如此而相承以此而相應道德之澤薰蒸融溢其漸涵浸

之必非一日矣惟動不應後志理勢之必然也故若征伐若會同凡有事于四方而四方之人如龜之卜如蓍之筮敬之而无忽信之而不疑矣乎者誠之在中者也天下之敬信非其事信其德耳抑嘗考之周公此言蓋承上章言殷之大臣能輔道其君有格天致治之效遂言内外賢人之多皆伊尹以下諸大臣號召而倡率之也有周之興既有號叔閔天之徒而文王之德降于國人四方尚迪有德而武王之德冒天下凡内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外内大都小伯以至百司太史伊伯凡官使於文武之世者无非常德之吉士亦豈非倡於上者有其人乎今日之明我後民周公召公之責也懇切而累言之矣為召公者亦宜有動於斯言矣

群臣叶德既有以敬乎君人君施政自足以信於民

書云

十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大臣之勉同列不以一身之謀而易其天下國家之計此所以深有期於同列也蓋滿盈之戒雖大臣之所當知而王業之重尤大臣之所當慮也昔者周公之留召公謂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是王業之重在予二人也雖天休之滋至為可畏而二人豈可以弗戡而求去哉惟當敬德而益加謹也明揚後民而使之在位也夫如是則可以及大臣之職可以答上天之休而在讓後人於丕大之時則始可趨然而退矣大臣知其所當戒而尤慮其所當重終不以一身之憂而公能從之昔者洛邑之計也鳴也仁哉周公之成周公嘗去矣公之去亦周公前日之心也

焉蓋權勢之隆雖中人猶知爲心避之計况於聖賢能誠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乎然而召公今日求去之決而
他日至輔成王之初政其故何哉大抵天下惟不溺於權
勢者然後可以任重而致遠是以功加四海而天下不以
爲多威震九重而人主不以爲疑弼亮四世而天下不以
爲固權一朝釋位而去而惠澤流於子孫而無窮此非深
明大臣出處之道而無一毫係累之私者能之乎蓋於是
可以明召公之本心也且文武受命而周公嘗与其勗業
之政成王繼統而周召又与其守成之托是王業之成在
我二人也非予惟之言也汝聞而有合哉亦曰在時二人
也然上天之休命益滋至而無窮威福之浸明浸昌也權
勢之愈隆愈盛也天其以是而佑我乎亦將有以傲我乎
此吾二人之所以弗勸也而召公不得不決於去之時也
然聖賢以至公無我之心而從容乎出處之際夫豈無其

書式年

十一

道乎是不可專爲一身之謀矣聖賢之心固无不敬也然
又當敬德焉益加寅敬而不敢怠也聖人之心固未嘗蔽
賢也然又當明揚俊民焉布列庶位而無曠職也如是而
後俯及大臣之職業而無愧焉仰答滋至之天休而無懼
焉賢才足以寄付托之重而治道日臻夫盛大之時而後
可以言讓矣讓固大臣之美德然在今日則未可讓在他
日則不敢不讓也超然遠引於當讓之時而不使吾進退
有毫髮之遺憾則所以爲天下國家之計豈不甚遠乎蓋
惟聖賢然後能權去就之義而不失其輕重之宜故不以
一身之利害而易其天下國家之計也此所謂及大臣之
道而天下後世無得而議焉者乎嘗反覆君奭一書遠述
有殷之六臣近詳文王之五臣曰若派大川而暨汝奭其
濟曰汝明勗偶王在曾乘茲大命至襄我二人篤燕二人
拳之言之而不自知其辭之復也周公廣大公平之心而

爲宗社無窮之計者其慮深遠矣夫豈世之專權固位而
惟恐同列有簡之者乎嗟夫惟大臣有至公之心而後能
盡待同列之道然後能不止爲一身之謀彼世之所謂權
勢者視之若浮雲之無有豈足一動其心哉今之所以決
於去他日之所以果於留曾有一毫係累之私乎嗚呼此
周召所以爲一代之宗臣歟後之爲大臣者可以爲鑒矣
篤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
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大臣協力以事人君而致其已然之效尤當勉力以紹前
王而成其未至之功蓋輔君以廣前人之業者非大臣一
人之所能致也苟不與同列而叶力則不足以成其功是
以一人去之而一人留之其拳拳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昔
召公之告老而去也而周公留之謂能薦於輔君者惟我
與召公二人而已今日之治至於休盛亦惟我二人用能

書式五

十一

有以致之也然已然之效既出於二人之協力則其未至
之功又豈可不相與勉力以共成之哉周公之業始於文
王我與召公共成文王之功業當相與勉力而不怠必使
天下之民莫不歸於覆冒海隅日出之地无不爲之臣服
庶乎其可也吁叙其所以然而勉其所未至召公其不悅
而從之乎云云蓋嘗求周公召公之所以爲人臣者矣成
王以幼冲之資嗣天子之位而周公召公同受武王顧命
以佐右之故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其任大責重非若平
時之爲大臣者也當成王未親政之時固不敢以乞身一
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亦人情之常耳然思前王功業之
未成念今嗣述之无助則召公義不可去况周公與召公
乃同功一体之人於其去也得不反覆告諭以留之邪且
周公未嘗有其功今乃以篤恭而自任以今日休而自喜
誠以其留召公而言不得不叙其已然之效蓋篤恭云者

同心叶力以佐天子之謂自今日而觀之流言之禍已息而無復震撼之勢成王之年已長而足任守成之責粲然而紀綱布煥然而禮樂具其治功之休盛如此孰非我二人篤禁之力用能有以致之哉召公之去也豈不曰盛滿之勢不可以久居權要之位不可以不避而周公之意則不然普天之下有一民之不安不足以成文王之功率土之濱有一國之不服亦不足以成文王之功今日之休盛既以我二人之篤禁則其未至之功亦當并力一心相與及贊輔之道竭忠效職不可有自怠之意觀其一則曰我二則曰我則其以天下為己任者為何如誠以文王之時大勳未集今欲成其功必也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日之地無不臣服而後可以元愧於文王日出云者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以日出之地而臣服則治功之成也可知已始之以篤禁既有以致其已然之效終之以不

怠又豈不足以成其未至之功周公之言懇切委曲如此召公其可以去哉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此蓋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雖然洛邑告成周公亦嘗有歸老之志矣而成王留之有曰四方迪亂此即叙其已然者也又曰迪將其後此即勉其所未至者也然則周公之所以留召公者其亦述成王之所以留已者而留之歟嗚呼君臣同列更相牽留互相推羨周家太平氣象猶可慨想於千百載之下

多方

慎厥德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无辜亦克用勸

先王本於仁而謹諸身既深足以勉其民後王推是心而施於政亦皆能以勉其民蓋仁者人心之同好而王者之

所依也為人君者誠能即己之所依以勉人之同好而人焉有不從者哉昔者成湯之化天下也惟深謹於仁以勸勉之而已於是天下之人亦儀於湯而用以勸勉是其仁民之心能謹諸身而深足以勉其民也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世不同然或明其德或慎其罰尚亦能用以勸勉也於慎罰之際或辟之以當其罪或宥之以赦其過尚亦能用以勸勉也蓋明德者仁之本慎罰者仁之政辟而當罪仁者之能惡人也宥而赦過仁者之能好人也其爲事雖殊而其爲仁則一故亦皆能用以勸勉也然則人君所以勉天下者何必同亦惟曰仁而已嘗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之理也君之與民同有是心同具是理則亦同有是仁但衆人不無物欲之蔽故雖有是仁而不能勉之於己聖賢則無物欲之累故能推是仁以勉之於人彼惟同有是仁而吾所以勸勉之者又無一事之非

仁則其翕然而從同體而化固有期然而然者當商之時成湯所以勸勉其民者豈有他哉亦惟深謹於仁而已湯之心豈不曰君之依於仁猶木之依於土魚之依於水不可須臾離也而豈容於不慎哉是故昧爽丕顯戒謹於不睹不聞之時無一念而違於仁日新又新持守於終食造次之頃無一事而違於仁湯之謹於仁者如此豈所以獨善其身哉政欲率天下以歸於仁而勉天下以復其性也於是在商邑而用協于厥邑是商邑之民皆儀刑於湯而自勸也在四方而用丕式見德是四方之民皆效法乎湯而自勸也湯之仁深足勉其民者既如此然而不止乎湯自湯而至於帝乙凡能勸勉其民者非止乎一君凡其勸勉非一事而斯民亦皆從之者以其同出於仁故也是故或恐懼修省以明其德而仁之本以立或哀矜惻怛以慎其罰而仁之用以行於是德无不明而民愛慕之罰无

不慎而民畏服之愛慕則有畏起之心畏服則有懲創之志是我之明德慎罰亦能用以勸勉之也然德則明之而已罰則有辟焉有宥焉焉往而不出於仁哉何以言之彼要囚者罪之明惡之著情之所不矜法之所不疑苟惟宥之是長惡而害於仁矣於是矜之戮之而天下之人皆知惡之不可為而勉於不為是辟之當罪者尤足以勸勉之也彼無辜者或出於過誤或出於不幸情之所可矜法之所可疑苟為戮之是苛虐而傷於仁矣於是開之釋之而天下之人皆知善之可為而勉於自為是宥而赦過者又足以勸勉之也有商後王之仁皆能以勉其民者又如此蓋嘗論之慎厥麗乃勸者心與仁為一而厥民刑用勸者其功深明德慎罰而或辟或宥者事與仁為一而亦克用勸者其化淺雖其功化有淺深之殊然自勉而言則未有勸之以仁而民不從之者也當成周之時商奄之民屢臣

屢叛而反側不安原其所以蓋不知天命之歸于有仁而欲以不仁妄干天命也周公於是成王之命作多方之書推言成湯至于帝乙能受天命而有天下者以其勉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也至于商紂弗克用尔多方享天之命者以其率天下以不仁而民亦從之也雖然斯言也豈但足以釋商民之心哉凡惟斯民之君師而欲勉斯民之為仁者皆當以是為龜鑑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戡用德惟典承天之惟式教我用休

問卑殷命尹尔多方

聖德足以任兩間之重天命所以授一統之尊夫聖人位於天人之間下有以得民心則上可以事天上有以得天命則下可以治民然非聖人足以勝其任則天亦未必授之也昔周文武下則善承于眾而得民心其能勝用德之任可知矣故可以典神天而无媿上則式教用休而得

天命其能膺簡界之責可知矣故可以尹多方而不特聖人之德著于天民之兩間宜其奄有天下而為一統之君也多方曰云云以此夫天生聖人而使之君天下者上則以之事天下則以之治民聖人中立於兩間不能仰不俯不作者以其有德也下足以順民上足以配天則天命歸之矣故傳有之曰有大德者必受命夫德固得於天也克堪其德然後謂之有德命固本於天也能大其德然後可以受命是故謂之靈承謂之克堪此言人之德也謂之式教謂之簡界此言在天之命也有是德則有是命矣祀天而曰典治民而曰尹非天有私於聖人也惟聖人之德足以當其任也且夫天之生民必立之君之治民必有其德然天下如彼其廣也生民如彼其衆也欲人人而被其德非聖人則有不堪其任者矣惟我文考小民則有懷保之恩惟我寧王百姓則有悅服之意故曰靈承于旅謂

之靈者無一毫之不善也謂之承者無一事之不順也謂之旅則溥天率土無一夫之不獲矣昔也眷求民德鮮克率也故無有能順民心者今也勤用明德文顯于前王惟德用武承于后文武用德克堪弗任民之得君固在此矣神天之主其不在茲乎聖人之德在茲民矣神天之心其不在茲民乎聖人之德能順乎民信可主乎神天矣是故聰明齊聖天縱之也耿光大業天誘之也然天之所以教聖人者非諄々然命之也其思也靜与天俱若或起之於其前其行也動与天合若或翼之於其後聖德日新左右逢原故蘊於內也有以極其美暢於外也有以極其盛顯為殷命欲隆簡關而無以堪其任天命有在篤生聖人付畀之責有不得辭故以之尹尔多方之衆非我有周之私也天也曰我曰尔分殊而情親周公奉若王命藹然見於言意矣嗟夫承天之典天非有意於聖人也善承于茲与

民心歸之多方之尹聖人非有心於天也簡畀殷命而天命歸之天之於聖人豈有一毫私意哉因其克堪用德故事教用休不得不在聖人也天命未歸聖人得以盡其靈承之心殷命既革聖人不得不任其尹尔之責兩間之重聖德既有以任之一統之尊天命其得不授之乎上而天命下而人心不惟有周而然慢神虐民有夏不能保天命也眷求一德俾作神主不得不歸之湯多方之民雖或不知文武之心其不知成湯之心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公之言懇切如此四海之心必有以鑿服之矣尔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齊尔迪簡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王者之喻其民既歷幸其獲利之端而後勉其得祿之本蓋祿者人之所欲也以其所欲者而開導之其不歸于美者鮮矣在昔周之明王因殷民之不服而訓喻之尔民之

書式五

十一

苟向於善也則自時洛邑可以保其業而力畋尔田矣不惟是也天亦將矜於汝矣我有周亦將介齊於汝啓迪簡按而置之王朝矣所以利益於汝者既如此其至在汝庶幾勉尔之事惟有服在大僚蓋益不難而至也噫誘掖於其前而勉勵於其後化民之道其至矣哉嘗謂化民之道以逆心之言而訓之則民不服以遜志之言而喻之則民易從在凡民且然况於梗化者乎觀諸有殷可見矣祖乙圯於耿盤庚遷於殷民之不服者蓋不勝其衆也盤庚喻以迂之爲利不迂之爲害慈祥惻怛以口舌而代斧鉞然後當時之民翕然而順從是遜志之言固足以得民心之服也繼盤庚而後吾於成王見之夫成王當重熙累洽之運而爲持盈守成之君最尔殷民梗化不服成王思其迫之以勢力則有所未宜且加以刑罰則有所不忍於是丁寧反復而告諭之可謂善於訓民者矣觀其告諭之辭

若曰咨尔多士如其釋然而悟焉則庶其子之孫之安居樂業於此洛者固必然之理也如其幡然而悟焉則庶其繼之承之而服田力穡於此洛者必然之勢也所以利益於汝者既如是矣將見彼蒼者天亦將仁愛於汝而坐享其安寧之福皇之上帝亦將矜憐於汝而無復有短折之患天之所以與汝者又如此其至惟我有周又可以背逆於天而降割於汝哉必也助汝以衣食而使汝得以安其生錫汝以土田而使汝得以享其利旁求後彥以布于朝廷敷求哲人而列于左右利益之端如是其衆則爾之殷民可不勉爾之事而爲受爵之地乎必也克勤乃事而無進銳退速之心恪恭乃職而無始勤終怠之志其如是則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爾民嘗以是而責周今也非獨有夏爲然我有周亦復然矣非特百僚雖大僚亦不難至矣由是以窮之所養爲達之所施無所往而不可也苟爲不然迫屢不靜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矣尚何利祿之有哉或者則曰殷之頑民漸摩於文王武王之澤者不爲不深涵育於周公成王之化者不爲不久而回心向慕之意曾不少見必待多士之書誥於前多方之書繼於後然後復焉其故何哉蓋不服周者非有所恃而然也以殷先王德澤之深也其卒然復於周者非有所畏而然也慕周家忠厚之至也論者曰三代有道之長吾於此而尤信

立政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聖人有知人之明乃能得賢才之實故聖人盡信任之道惟謹其勸戒之心蓋惟其知之也深故其信之也篤矣昔者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而所用

皆能俊有德之士矣。是以其於庶官庶獄庶慎，惟賢才之是任。而文王无所兼焉。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豈非聖人之心能明於求賢之先，此其信任之心自能逸於得賢之後，其知人而能官人也。故嘗謂知人難事也，而能官人者尤難也。人君之知不明，則無以見賢才之心，而所奉或非其人者有矣。信任之道不專，則下侵衆戩，而賢才不得以施其志者有矣。是以知人則哲，禹之所以爲難也。任賢勿貳，益之所以爲戒也。苟非尽知人之明，而欲求信任之逸，吾未之聞也。繼禹益而後，能兩尽其道者，其惟文王乎。且文王於賢才之心，知之何其明信之何其篤也。耶所謂克厥宅心者，不啻肝膽之相照也。不啻心腹之相孚也。蓋文王之心，即厥宅心，而賢才之心，亦何異於文王之心哉。然文王既能知之，得不用之乎。於是在內則立之以常事之戩，所以宅其事在外，則設爲司牧之

官所以長其民，自上而達乎下，以卑而承乎尊，無非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凡有德之人，皆在官使而文王於此，自可以無所事。二矣。蓋文王既能得賢才之實，則位必得其人，人必稱其戩，而文王得不盡其信任之道乎。是以號令雖出於君，而奉行有司，牧夫之任，文王无所兼焉。典法雖受乎上，而斷獄有司，牧夫之戩，文王何所與焉。夫禁戒之令，儲備之需，又承流宣化者之所當先，而文王又何所容心於其間哉。然而設官分戩者，雖貴於得賢才之實，而或作或輟者，尤不可无勸戒之心。此文王於黜陟之間，考核之際，惟知訓之以休，使用命者有所勸，董之以威，使違命者有所懲，而後文王之心，得以自尽，而賢才之心，亦得以自尽焉耳。吁，君臣同心而異體，上下同心而異用，文王能以賢才之心爲心，則賢才得不以文王之心爲心乎。由此觀之，則知人者得賢之本，而勸戒者又豈非用賢之本。

乎嘗考立政一書周公告戒成王用人之道也然原其意則莫重於三宅之選又皆以心言者何也蓋人君之所以能求賢者以心而賢才之所以能效職者又未必不在於心也雖然上言三宅而此不及準人者豈非因上文方論文王用人之道而此特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畧之歟嗚呼微矣

書義於式卷之五

書義疏式卷之六

周書

周官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寧

莫善於堯舜官人之法莫大於堯舜安民之功夫官人之法非堯舜所自爲上考於古人而官得其要安民之功非堯舜所自能也下摠於大臣而民得其安蓋能官人能安民者堯舜之仁合知與仁而後可論唐虞之治夫堯舜之知以其不自用而取法諸人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自用而取法諸人是以官百之建必稽於古不徧

愛人而急親賢是以內外之治必摠於大臣蓋不稽於古則不能以簡而御煩不摠於人則不能自道而及遠一則知人之哲也一則安民之惠也非堯舜其孰能之或者謂古之時官以雲紀而未嘗有百揆四岳也官以鳥紀而未嘗有州牧侯伯也則是曰揆曰岳曰牧曰侯此唐虞之制而非古之制也則未可以爲稽古也抑孰知稽古稽其實不徧其名求其心不泥其迹吾想古之時太朴未散風氣未漓其建官有甚簡而治政有甚隆者此後世所不能知堯舜所獨知是以天下雖廣而建之官惟止於百是唐虞之稽非若後世之泥於古也堯舜以一心之微而蒞乎百官之衆安得人之久而摠之內焉而摠治有百揆四岳也而堯舜無與焉外焉而摠治有州牧侯伯而已堯舜無與焉所謂有者非徒有也是人有才足以勝位也而非虛位也非徒有是名也其德足以稱職而無曠官也堯舜所建之官惟

止於百而內外摠治之職咸有其人此非所謂能官人者
歟於是曰百揆者亮采惠疇而天下無廢事曰四岳者實于
四門而天下無凶人州牧則曰食哉惟時而十二州之民
各得其養侯伯則曰各迪有功而五服之諸侯各敬其事
內外相承而體統不紊如身之使臂之使指以言庶政則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庶政和矣以言万国則五服四朝
黎民於變而万国寧矣此非所謂能安民者歟世未能有
官人而無安民之惠者亦未有能安民而非知人之哲者
孰能哲而惠吾於堯舜見之堯舜之能哲而惠是必於古
人得之故方其建官也都俞吁咈不使一職曠堯舜之心
惟恐其不如古及其至也垂衣拱手無爲而天下化唐虞
之治復何愧於古哉降自夏殷而官數加倍是未能如唐
虞之簡矣論其治功則曰亦克用又是未能如唐虞之盛
矣成周之制建官三百六十而其職愈多而世變事繁而

書式方

職愈遠然則三代之制非不欲稽古也不幸而居唐虞之
後三代之治非不欲如唐虞也不幸而去古之遠此世道
之降帝王之分嗚呼

立太師太傅太保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
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
人

建大臣以任其參贊職者其選嚴命大臣以佐其參贊
之職者其責備蓋明于之設官分職無非欲其參贊天地
之化育大臣之參贊又烏可無其貳哉故其弼成於後者
正將以助大臣之有所不及可昔者周家建立三公之官
以講明陰陽之道經理邦國之大而及其燮理之職其任
至不輕也苟非其材則豈足以任此職乎故不必其官之
備而惟其人之賢則夫貳三公以範圍天地之化而張大
之者以其有三孤在焉耳自三孤之待建也以之寅亮乎

天而仰不愧焉以之寅亮乎地而俯不忤焉則其弼一人之道亦無間於三公矣吁三公論道而既重其職於前三孤弘化而復備其責於後古之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其以此歟云云見於周官之書其意以此嘗謂陰陽之道非人則不能以任其經綸之責天地之化非人則不能以致其張大之功上而一人次而三公其事皆所當任者也然一人不可以無弼三公不可以無貳特建夫三孤之職實所以上弼一人而下貳乎三公者也苟惟三孤之名不定而使之屬於三公則其將助三公所爲之不暇又何以專其已職之所爲乎吾由是知建官之制至於成周而無弊也今夫三公之位而謂之立者何也蓋始辟也三公雖非始於此時而立爲周家之定制則始於此時也師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之於身體名雖不同而其人皆未易得也是故三公之於斯道既講明之復經綸之而必及其變理

之妙焉蓋陰陽以氣言而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也然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又何待於論耶蓋論之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也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古者建官惟賢况以三公之尊位而不在於得其人乎位事惟能况以三公之重任而不求其人以稱其職乎苟其苟且是官以充負孰若闕其職以待其人之爲愈也苟惟其人則官固無害於備亦无害其爲不備也三公之官夫既不求其備矣則夫貳三公而謂之少師少傅少保者容可不特建其職而定其名乎夫謂之三少者特其名數少貶而非遼絕於三公者也謂之曰三孤者以其名位特立而非統攝於三公者也一則經綸於前而一則弼成於後此公孤之職所由分也夫天地以形言而化者天地之用

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者是也弘者張而大之之謂寅亮者敬而明之之謂三孤之於天地之用既張而大之於天地之形復敬而明之則其弼一人而能盡其道矣苟職之不專名之不立責之不重則何以成其弘大之功而致其寅亮之實也哉抑嘗考之三公之設其法已久至成王而始參定以爲一代之定制耳夫苟立之爲定制宜其有定人矣而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僅見於載籍之傳而傳無聞焉其後周公既沒則以召公爲保而已而師亦無聞焉何哉蓋非常之任所以待非常之人惟其非常之人而後可以當非常之任三公之不必備者所以難其人也於是而三孤立焉所以貳三公而必重其責也故太儀所掌有孤伎焉朝士所掌有孤位焉正之必有其貳三公既難其任而三孤則能分其任矣成王訓迪之際既尊三公之至而若不敢以身煩之者弼予一人之語成王不

与三孤言之而誰言之耶雖然周官一書与周礼正相爲表裏周官所載自公而孤自孤而卿而於公特言其不必備矣未始无常職也而周礼所載惟止於師孤亦不言是必有其說也蓋公孤无職卿則分職公孤命道而卿則行其道也公孤是未定之佐卿乃不易之官或以卿而兼公孤之任亦不害其爲官之不備矣噫論至於此則周人立官之深意豈不復明於千載之上也哉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內外之体統不紊則遠近之治效無間此唐虞之盛所以爲不可及也夫朝廷之上莫先於百揆百揆既宅而又選之以四岳則內足以統夫外矣九州之內莫重於州牧州牧既置而又參之以侯伯則外有以承乎內矣內外之体統既立由是而施之政事則政雖不一而死不和由是而推之天下則邦雖有方而無不安凡其庶績咸熙而黎民

於變者皆由其內外之相承體統之不素也成王訓迪厥
官而有及於此其亦知所慕者故曰云云嗟乎天下之
大人君以一身而加於億兆之上天地賴其位万物賴其
育三綱五常五禮六樂死一事之非吾責也唐虞之時徒
見其績疑而萬邦寧遂以為聖人垂拱死為之所致嗚呼
是豈知聖人維持當世而措天下於平治之故哉天下之
理變而後通作而後應未有不勇於有為而後能安於無
為者也不然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
憂凡其孜孜焉命九官者果何為耶自今而觀越在內服
百揆既宅則自天子而下凡天下之事无不在所揆變矣
四岳既布則自百揆而下凡州牧之官無不在所統率矣
先之以百揆次之以四岳其內外體統為何如越在外服
既領之以州牧又分之以侯伯者蓋天下之州有九州立
之牧則侯伯有所屬矣天下之爵有五命侯及伯則州牧

八書式

子

有所托矣夫既先之以州牧而又次之以侯伯其內外體統
為何如夫惟內有以統乎外則上之臨下猶身之使臂外
有以承乎內則下之事上猶網之在綱夫如是庶政雖多
其有不知者乎万邦雖廣其有不寧者乎且見於設施者
謂之政布於天下者謂之邦一事之乖其礼非和也一物
之失其性非寧也今也不惟一政之和而无一事之不和
不惟一邦之寧而无邦之不寧其治效之無間者如此推
原其故蓋有在矣曾謂不能正內外之體統而能致其治
効之如此乎其唐虞之際於此為盛而成王言之以訓迪
厥官蓋知所慕矣且成王以幼冲之資持盈成之運以言
其內則冢宰之統百官者既死異於百揆以言其次則六
卿之分職以率其屬者又無異於牧伯彼其時異法殊雖
其官三百六十者若繁於建官之惟百然其制礼作樂而
天下太平者乃為庶政之惟和者無間也既醉太平而入

有士君子之行者与乃邦之咸寧者无愧也後之論者謂
天和在虞周豈无謂也哉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人君致治之要不以備官為貴惟以得賢為先蓋設官所
以任廢政苟非其人則不足以勝其任也是以成王訓迪
百官謂夫古之明王有以立天下之事也非以其官之多
以其得人而已耳夫苟得其人以任衆職則天下豈有不
立之事者哉然則人君之建官亦惟取法於明王立政斯
可矣聖人知天下之事非一心兩目之聰明能辨故設官
分職以共治之然事幾之來無窮任使之設有限苟一官
之不備則一事為之不脩未有厭其繁而求簡者也豈知
億兆夷人不足以救商之亡而乱臣十人反足以致周之
盛審如是則建官者將以多為貴乎抑亦得人為重乎蓋
世有非常之事必有待於非常之人得其人則一人任之

書式

一

而有餘非其人則雖衆人任之亦不足古之明王能使上
无廢事者本於下无遺材初非有他道也是故網紀法度
之昭明礼樂刑政之脩奉朝无廢墜之典外無失職之民
人孰不曰此明王之能立政也殊不知人君高拱南面而
深居九重所賴以變理陰陽而整齊庶務者在朝之三公
九卿也所藉以宣明教化而惠安黎元者在外之州牧侯
伯也聖人惟責成於茲官未嘗以君行臣職也然而三公
九卿非取其充位而已必其德之足以勝此職而無慚也
州牧侯伯非徒取其備員而已必其才之足以稱此任而
無媿也夫然後內焉得人而在內之職無不脩外焉得人
而在外之職無不奉唐虞官百而庶政惟和夏商官倍而
亦克用又皆以得人之故出豈徒備官而已哉蓋嘗因是
而論之儒夫不足以奉千鈞必烏獲而後可駕馬不足以
致千里必騏驥而後可常人不能以立政必賢能而後可

是以伊尹之訓太甲必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說之告高宗亦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武王勝商而致垂拱無爲之治亦本於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已然則惟官擇人誠立政之要務古之明王率用此道也宣成王訓迪百官而首明乎此且於三公之下復拳於官不必備惟其人之語焉其丁寧之意至深切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人君命臣以敷教其要在於明人心固有之天以化天下不順之民而已夫教化大行而風俗不變此人君之所欲也然非有臣以掌之其可哉是以訓迪百官於冢宰之後即繼之以司徒之官司徒之官以司教爲職者也其要豈有他哉五典者人心之所固有敷而明之則教化爲之大行兆民之有不順者則擾而馴之則風俗爲之不變如是

書式六

而後能稱厥職也此一入設官之意故於此別白言之而古人委任責成之道於此亦可見矣云云古之聖人能使

化行俗美萃一卅之大皆納之太和雍熙之治而群黎百姓皆同爲和順輯睦之歸者豈有他哉其要在於施教之有其人而已蓋人之氣習固有不同而其天性本無不善順其性而導之則易爲力逆其天而強之則難爲功吾惟迪其固有之天以變其不化之習則人無不順者矣此司徒之職所以爲要也夫六卿分職各有攸司司徒掌邦之教令治化盛衰之所關民俗諄濶之所繫也其所任不亦專乎所職不亦重乎然而孩提之童孰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孰不知敬其兄人均此生則均此稟受性之善猶水必下果安有不順者哉然而有不順者何也氣稟之偏拘之於其前物欲之蔽汨之於其後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遜順者故立之司徒使敷教焉父子欲其有親君臣欲其

有義夫婦欲其有別朋友長幼欲其有序有信漸仁摩義使凡不相親者於是而相親道德齊禮使凡不相睦者於是而和睦如是則悍可使柔戾可使和而放僻邪侈者可使之循規蹈矩夫豈待刑驅而勢迫也哉蓋薰陶漸染之既深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有不能已者矣昔者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人皆知其治化之不可及也而豈知夫勞來匡直使自得之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堯舜之所以拳拳於司徒者爲何如也成王訓迪百官而亦致謹於司徒之職宜其太和之治無媿於唐虞也欤彼謂威刑足以操致一世視教化爲末務者惡足以語此

戒尔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賢君勉衆臣心以功業貴乎篤志立行以圖其效尤貴乎當幾善斷以慮其終蓋功業之成甚難有能篤志力行固可望其効而當幾不斷則其終正可慮也是故成王之申

志式上

戒卿士以爲成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尔卿士惟志惟勤二者兼盡方有以廣其業而崇其功焉然猶未也日用事爲各有其幾惟能於此而果斷然後志与勤不爲虛用而無後艱之可慮矣此無他人臣之功業無志而不勤不足以爲其事無斷而失幾又不足以底其成也云嘗謂有天下者之建官分職固望其共圖功業也君子立乎本朝亦豈不以功業自任哉然天下之事起於志遂於勤而成敗之分又在於審其幾也志之所向非苟且而淺近固可以建功而立業勤之所務非勉強於一時固能以建功而立業而事幾之來者不決則雖有志勤終不能免後艱之患矣果能篤志力行而又當幾善斷抑何功之不崇何業之不廣欤又何後艱之足慮欤一有不至則君之望於臣者孤而臣之所以自任者亦荒矣此成王之訓迪百官分命於前摠戒於後而又申戒於此其致望於卿

士者何如也今夫周有六官周之卿也六官之屬周之士也凡其治教之所專禮樂之兼務兵制之並列邦土獨任皆卿士之職也何莫非業何莫非功也今王之申戒卿士豈不謂忠國匡君之功業爾卿士之所當爲伊欲功崇業廣惡在他求惟志惟勤而已功者業之成業者功之積本非二道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亦非二致卿士職任雖有大小之殊而朝廷功業卒無可廢之典其或未能奮庸熙帝之載未能欽亮天功志不立而勤不施必也立志超卓堅如金石夙夜孜孜克勤無怠則爲篤志力行而積業成功之效可圖矣然嘗求之志定于中勤施於外固若業之成者易以崇功之積者易以廣而要其終猶有後艱何哉蓋幾者吉之先見而斷者人之明決苟於事爲之幾含疑猶豫優柔而不斷則志雖高遠虛用其志勤雖勉勵虛用其勤功之積者難廣而業之成者難崇非後艱之可慮乎必也震厲決斷之以心使志與勤不爲虛用則爲當哉善斷而積功成業終無後艱之可慮嗚呼成王之於卿士憂之深故言之切慮之遠故說之詳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上章旣戒之矣於此又反其辭而言之惟志惟勤所以救怠荒之失而免荒政之罪惟克果斷所以破蓄疑之害而救敗謀之愆傳者謂之申戒卿士其意深矣雖然爲卿士者固當立志與勤爲君者尤不可以無志而不勤爲卿士者固當見幾明斷爲君者尤不可以不斷若徒諉其臣以忠行而下劬持有不勝而害矣傳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豈特卿士爲然

君陳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淑常懋昭周公

之訓惟民其乂

惟前人極教養之德故沒世而民不忘後人盡繼述之道則率乂而民亦治蓋前人之德民之所仰慕者也後人能因其所思以治之宜其翕然所順矣成王之命君陳以爲昔者周公之治此東郊也爲之師以教之爲之保以安之故周公雖沒而民方思慕其德而未已也今君陳之往但當慎其所司之職循其典常之道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亦將自然而治矣吁周公之德民之不能忘也若此爲君陳者寧不思所以慰斯民之望乎嘗謂時有先後而所以致其治者無先後之分民有友逆而所以得其心者無友逆之異則治不可以先後論也民不可以友逆觀也惟在於繼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者如何耳蓋紀綱法度之施禮樂教化之用前人以之而服斯民之心者也繼前人而往者寧不思所以推其德而不易其心勉其訓而不移

志式方

十一

其用則前日之治即吾今日之所以治者矣而况東郊之地頑民之所居也周公懼其弗順而及其教養之恩斯民忍周公之沒而懷其教養之德此成王所以重其任而有君陳之命焉使君陳而能取法乎周公則民之從君陳者時不異於從周公矣且成王之心何心哉方殷頑民背叛之時周公迂于洛邑使密迓王室當是之時周公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式化厥訓所以教之也綏定厥家所以安之也周公之德其及於民者若此今周公沒矣則東郊之民寧不感然於心乎動靜食息未嘗不懷周公之德出入起居未嘗不思周公之訓如飢者之欲食渴者之欲飲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不啻赤子之慕父母今君陳之往治此東郊也將何以慰斯民之望乎謹誌殷民周公之心也汝則慎之以爲朕厥若彛及撫事周公之志也汝則常躬所不能忘者正在於周公之訓君陳苟能躬其

訓而勉明光大之則君陳之心即周公之心而今日之治
又豈異於前日之治乎殆見東郊之民如行者之赴家食
者之獲飽鼓琴群動和柔委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曰
懷曰德者所以明周公之得民心者在於德曰慎曰率者
所以明繼周公之治者在於君陳由此觀之則知周公以
斯民爲心故其沒也民以周公爲心君陳能推周公之心
以爲心則民將移其所以懷周公者懷君陳矣嘗攷之經
成王之望於君陳者不特此也下文既率周公精微之訓
以告之矣尤必繼之以尔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於其終也
又重之以尔惟弘周公之不訓反覆丁寧其望於君陳者
無非在於周公之訓爲君陳者得不思所以繼周公以復
成王之心乎厥後康王稱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
則君陳之在東郊果無愧於周公之治其亦有味於成王
之言也欤抑又論之成王之命君陳也固在於周公之訓

而康王之命畢公也亦未嘗不在於周公之訓也其曰不
由古訓于何其訓則知君陳能弘周公之訓而畢公又當
弘君陳之訓矣以故三后協心而洛邑之治爲不可及也
欲觀成周之家法舍是何以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尔其戒哉尔惟
風下民惟草

賢君勉大臣以由聖既以常人之情爲戒復以德化之機
爲喻也徒知慕聖人於未見之先而不能由聖人於既見
之後者常人之情也爲大臣者以之爲戒焉則下民皆將
興起於德化之不暇矣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謂凡人之
未見聖也其心慙然若不能以見之及其既見聖人也則
又往之不能由其道焉君陳親見周公當深以爲戒也以
不克由聖爲戒而動必由夫聖焉則感應之機如風行草
偃之易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尔君陳能由周公之訓則彼

下民者其有不從君陳之訓乎深致其戒於前曲致其喻於後策命之詞可謂深切著明矣甚矣由聖之難而從化之易也均是人也難於由聖而易於從化者何哉聖而後能希夫賢而後能希聖之非凡人之所能也而下之從上則有不疾而速之機矣導之斯從倡之即應此必然之理也成王其知此矣謂夫降衷秉彝人皆有之故當其未見聖人之先誰獨有願見之心也有願見之心而其自視則欲然若不能以見夫聖人焉豈不曰聖人首出庶物者也以吾之愚其能以見之乎又豈不曰聖人卓冠群倫者也以吾之不肖其能以見之乎此凡人未見聖人之情則然也幸而仁義之眸盜者既得而瞻望之矣威儀之著盛者既得而親炙之矣以其平日未見聖人之先其慕之者若彼則夫今日既見聖人之後其由之者宜何如哉然降衷雖若有恒性而不能無氣質之拘秉彝雖同好懿德而不能無物欲之累雖既見之而不克由之則亦為徒見而已此君陳之所當深戒也蓋君陳非常人比也嘗親見周公者也親見周公其可以常人自待其身乎周公之道爾君陳分政東郊者之所當由也狃於姦究敗常亂俗欲其有以化誨之怙侈滅義驕淫矜夸欲其有以感悟之非可以刑驅非可以勢迫惟我君陳由周公之道以只起其善端耳由是言之君子之德風也爾君陳則惟風焉小人之德草也東郊之民則惟草焉草上之風必偃是在君陳而已愚故曰賢君勉大臣以由聖既以常人之情為戒復以德化之機為喻此之謂也攷之上文其曰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欲其由聖也其曰式時周公之訓欲其由聖也一則欲其由聖一則欲其由聖非成王不能為斯言非君陳不足以為聞斯言也異時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東郊之任視周公无愧焉謂非由聖之效可乎

畢命

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

訓

立教以保民生於既富之餘亦惟即理以稽諸古而已蓋斯民既富之日正聖人立教之時也昔者成王與康王之命畢公以為殷民非難化也惟能因其資富而後教之則必不迂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然教不可以外求而天理即所以為教惟德惟義民性之所固有而乃大訓古人之所共由不由古以為訓將何以為訓乎畢公持是說以教殷其必知所本矣嘗謂民生既富之後果可以無教乎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不可以無教也謂即理以為教果可以不稽諸古乎曰善無徵則民不從是不可以不稽古也吁是固然矣亦豈知壽固不可以貪而得矣

書式可

者不可以慎而免哉今論永年之道而本之德義之教乃拘乎蓋聖人之所承命非曰人之而至者願也亦曰得其正命而已矣昔者康王閱富民之不知命也故謂殷民積喪之久天闕其生其與岩墻之不免而桎梏不能以自脫者皆非正命也為爾畢公合思所以永其年矣然天下憔悴無聊因無以為養生之具而匪彝滔淫尤有甚於飢寒之憂既富而不尽其教之方於情欲日肆而無以全其生今而當富足之日而為之訓迪則衣食足而知榮辱矣倉廩實而知禮節矣永年者有之凶短折者無之矣雖然吾心之理無餘理是理之不無德義德之與義人心所同自是理之外皆不足以為訓之大者也天之與我先立乎其大畢公欲知訓之所以大舍德義安之乎殷俗靡靡利口惟賢以薄陵德者有之怙侈滅義者有之德義不明非一日也爾畢公其將因其本然以訓之乎抑將外立

教條以訓之乎訓民之道有所謂大者焉公其知之矣况
今人更三后世歷三紀教民雖頑良心猶故未有觸之而
不動者尔畢公其慎德義之訓耳然德義之訓古人所同
今尔公居元老之尊雖以大訓爲念而不以古訓爲法則
颺畢公之前者其遺規餘畫無非德義之所寓一不加察
則於已然之迹爲有所矣而使斯民之無驗要不得爲美
化也茲所以復嚴於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之語以堅畢公
之心欤嗟夫君陳之分政東郊全此殷民也而成王命君
陳之意与康后同一道欤觀惟民生厚因物有迁之語則
知欲君陳之敷教以復民心之天也觀尔克敬典之語則
知欲君陳有德義之訓若夫懋昭周公之訓又豈非欲其
由古訓者乎吁君陳畢公之所化無異民而成王康后之
所命無異意知周家奕世之化則知周公矣

君牙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尔
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聞人
前王重勛業之勤既有以垂法於其後人臣任敷教之責
當有以無愧於其先盖立法垂訓固莫盛於前王而敬明
乃訓在人臣不可不其美也不如是則何以對揚文武
之光命而追配于前人哉昔者穆王命君牙以爲大司徒
謂夫文顯於前而有莫大之謨武承於後而有莫大之烈
所以啓佑我後人者不惟皆出於正而已亦且致其周密
而無或缺焉其所以垂憲乃後者至矣今尔君牙嗣守司
徒之職豈有他哉亦惟取文武之訓敬而明之以盡施教
之責焉則上有以不失成康對揚之意下有以追配前人
事君之心而可以無愧於其先矣君牙之書

下之道有二焉曰勦業守成而已矣周自文武勦業於其
前成康守法於其後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則後乎此者將
若何而繼之耶吁世有前然後理無二致文武勦業之盛固
無以加矣而成康所以守成者別非一道也不過敬明文
武之遺訓而已矣然成康所以能對揚文武之光命者豈
成康自爲之哉有臣焉以任其責而已耳君牙子父篤忠
貞以服勞王家豈其有成哉以紀于太常其輔君之功施
教之績昭乎其不可掩也心君牙者果能遵其道而不變
守其法而不渝以無愧於心祖乃父則爲君者又果何愧
於文武成康哉自今觀之凡于四方者文謨之不顯也率
惟救功者武王之不承也又之顯者以謨即所以開武王
之功武之承者以列而皆平於文王之謀父作子述未有
盛於此者本大末茂源深流長垂於無窮施之罔極固其
宜也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所以啓我者無一事之不出於

正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所以啓我後人者果何事之或
缺也哉爲司徒者固無俟乎更張改作以爲功變亂刑政
以爲事肇修人紀經綸大經文武固有功綱常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何莫非文武之大訓敬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誠使博典敷教任於已者恭謹而不敢渝則舊章成憲本
乎先王者自昭著而不可掩前王之所以對揚文武光命
者如此前人之所以左右乃辟者如此君牙而能如是則
綱常之禮爲之大明而文武之道賴以不墜所以對揚光
命者質之前王而未始有違所以左右乃辟者方之前人
而未始有愧矣然則任司徒之責者將不在於敬明乃訓
与舜命契以敬敷五教皋陶論典而歸之寅恭同一揆也
嗚呼觀穆王之命君牙述文武勦造之難而奉之求助
於臣下以庶幾成康守成之不績其亦有志於天下者矣
何至末年肆其侈心巡遊無度幾失天下文武成康之遺

緒至此而不念厥紹何哉人心操舍之無常觀此則可鑑矣

呂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惡變兆民賴之其寧惟求

法必謹所施有以全治道之不及則君民受其福可以其効於無窮夫王者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必假刑以輔之其有關於君民者為甚也故為臣者能敬謹以為五刑之施以成剛明正直之二德則法之所加蓋死不當者矣如是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休可以永久而不能替其為國家之福又豈去月終窮也哉世无刑罰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以其為治法之所關也然刑一也唐虞用之則足以致隆平後世因之或足以基禍亂無他敬与不敬而已矣蓋敬者用刑成德之本也德者出治之基刑者

書式六

十一

輔世之具道之以德而不足然後刑以防之而非恃之以求逞也是以古人慎之重之蓋知天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失其當則民不知所措手足矣為民上者使民無所措其手足則必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災異之來雖有善者亦將无如之何矣嗚呼刑者民命之所保亦國命之所係用之可不慎乎夫刑有五墨劓剕宮辟是也德有三剛柔正直是也非三德不足以制天下非五刑不足以成三德用刑者如之何而不敬也刑乱国用重典所以成刑新国用輕典所以成三德也柔也一有不敬則或失於姑息而不足以為柔刑平国也一有不敬則或失於剛也一有不敬則失於枉濫而不足以為正直惟能審操縱之宜權輕重之等使辟以正刑期无刑則刑之加皆德之所寓矣夫如是吾見其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和之氣

充塞天地則陰陽調而風雨時下則群生和而万物
一人垂拱於九重而天下同躋於壽域矣建丕基於不
有不啻泰山之安保休命於无疆有不啻四維之固安寧
之福夫豈一朝一夕而已哉吾人而後知明刑弼教非聖
人之所可廢亦非聖人之所可恃所可恃者恃其有德而
已矣蓋道之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以法令法令極而
民風哀之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昔周之初純任德教而司
寇之設必惟其人有蘇忿生以居之於前有康叔封以承
之於後武敬由獄長我王国夫豈偶然故成康之世刑措
四十餘年而不用而忠厚之澤迄于季世而不衰穆王雖
當耄荒之年而有呂刑之訓猶拳之乎有德惟刑朕敬
刑与夫哲人惟刑无疆之休之語其先德後刑之語蓋猶
前日也茲三代所以為有道之長欽傳曰泰和在唐虞成
周又曰周過其曆有由然者矣

秦誓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哉有利哉

大臣好善之心誠而无偽則國家之福遠而无窮蓋得賢
固所以為邦家之基况乎有誠於好善之人其能基國家
之福也必矣宜古之賢侯所深思是人而用之以為人有
才技乃能好之而若出諸己人之彥聖復心好之甚於所
言斯可謂能好人之善而非出於勉強容受者矣誠如是
則吾之子孫吾之黎民莫不有以蒙其休而被其澤其為
利也豈淺哉好善之效如此云云大臣之一身國家之
安危所係万民之休戚所寄其所付托固重也所貴乎為
大臣者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乎有以來天下之善好
善優於天下而况於一國乎固可以建无窮之基可以受

死窮之慶矣然則子孫其業不患其不固民生不患其不安所患者不得其好善之大臣耳於此有人焉人之有技二者人之能也在他人則媚疾之不服而其好之乃若己有而無人已之分彥聖者人之德也在他人則違之俾不通矣而其心好之乃有甚有口之所稱初死彼此之間是人也真可謂休二樂善之人而非淺中狹量者比今謂之能容信乎其能容也夫如是吾見名一藝者死不容而智者皆得以效其謀占小善者率以錄而勇者皆得以徼其力上而朝廷無一事之不止其所下而黎庶无一人之不遂其生亦賤有利信乎其有利而無害也穆公思賢若此其諸異乎人之求賢也欤抑是言也吾聞之矣又嘗見其人焉旁招俊人列于庶位此傳說无欲而進賢也故殷之流風善政至于易世而不衰擗髮吐哺以見賢士此周公无欲而進賢也故周之泰和盛治迨於東遷而不泯穆公悔用新進而忽老成故拳々及此思得是人而用之惜乎其志之不遂也不然擅秦之強得一士焉可以為政於天下矣豈區區西戎之伯而已哉君子曰知之非艱行之難艱信乎

書義矜式卷之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書義矜式/[元]王充耘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110-3

I. 書… II. 王… III. 八股文 IV.H1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03673號

ISBN 7-5013-3110-3



9 787501 331109 >

書名 書義矜式(全三冊)
著者 [元]王充耘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六·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110-3/K·1387
定價 一—七〇圓

